

解放军将领传

第十四集

解放军出版社

K825.2
18-15

92235

解放军将领传

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

14

解放军出版社

0780/10
京新登字 117 号

书 名:解放军将领传(十四)

著 者:星火燎原编辑部

出版者:解放军出版社

[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/邮政编码 100035]

排版者:北京迅达打字社

印刷者: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

发行者: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

经销者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0.625

字 数:379 千字

版 次:199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1995 年 7 月(北京)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7 000 册

书 号:ISBN7-5065-2627-1/I·294

定 价:15.80 元

目 录

王诚汉	(1)
刘志坚	(61)
刘振华	(123)
刘贤权	(179)
李 达	(235)
李聚奎	(291)
肖全夫	(339)
莫文骅	(389)
郭化若	(441)
聂荣臻	(495)
谭善和	(613)



王 诚 汉

王 诚 汉

—

王诚汉(1917—),曾用名王成翰,1917年12月23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(今红安)县桐柏集王家大湾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有祖父祖母,父亲,母亲。父亲王翼臣,纯朴忠厚,勤劳精明,常年在田间辛勤劳作,农闲时还常到邻近的河南省光山县一带贩粮、贩猪回来卖。母亲张氏,勤劳贤良,在邻里之间有口皆碑。为了帮助丈夫撑持艰难的家境,农忙时终日在田间劳作,起早贪晚,还要承担起养猪、种菜、纺线、做饭和扶养子女等繁重的家务劳动。在家中时常断粮的情况下,有点米、面,她总是让公婆、丈夫和孩子先吃,自己则常常以红薯和野菜充饥。王翼臣夫妇生有四子二女,因家境贫困,患病无钱医治,有两子一女夭折,只有长子王诚汉、

小儿子王诚康和小女儿王秀英得以长大成人。

王诚汉是家中长孙长子，深得祖父母、父母亲和叔婶的钟爱。在他刚8岁时，全家人节衣缩食，送他入王家大湾私塾读书。私塾先生是王诚汉本家远房长兄，持教甚严。在先生严格教诲下，他熟读了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，还读了“四书”。他的读书岁月是在饥饿和贫困中度过的。他睡的是拼在一起的两口破柜子，盖的是用了几代人的破棉絮，吃的是野菜和麦糊。每天放学回到家里，他都要帮妈妈做些家务活，抬水、挖野菜、打猪草等等。他十岁时祖父、母相继去世，父亲又染上肺病，家中生活更加困难。为使他继续读书并能吃上饱饭，父母把他送到黄安县土门张家湾外祖母家上学。张家湾小学是一所教授国文、算术的新学，在这里王诚汉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，学习更加刻苦。可是由于家境的日趋贫困，他这第二次上学读书也并未能维持多久。

1929年夏末秋初，黄安一带遇到旱灾、虫灾。王翼臣和弟弟王干臣种的二石租田所收无几，连交租都不够。为了一家人能度过荒年，农忙一结束，王翼臣就借了一笔钱，拖着多病瘦弱的身躯，到河南光山县贩回一群猪娃，不料猪娃尚未卖出就得瘟症死光了。王翼臣病弱的身体无力承受破产的沉重打击，从此一病不起，经常咯血，不久就病情垂危。在王翼臣弥留之际，正在张家湾读书的王诚汉被叔父王干臣接回家里。王翼臣久久凝望着妻子张氏和诚汉兄妹，似有千言万语，但已无力表达出来。最后他以微弱的声音把三个孩

子托付给弟弟王干臣，就满怀着对亲人的深深眷恋之情离开了人世。父亲病故掩埋后，家中债台高筑，只得退田卖地。虽然王干臣不负兄望，苦撑门面，全家也同舟共济，但破败的家境终无转机。王诚汉上学读书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。母亲张氏在说服干臣兄弟后，含着眼泪喊着王诚汉的乳名说：“宝安，你再不能上学了，妈妈养活不了你，你出去找点事干吧。阳沟里的蔑片也有个翻身的时候，你要好好干，给妈妈争口气！”

带着慈母深情的嘱托，不满十二岁的王诚汉随外祖父踏上了外出谋生之路，步行来到离家二百多里路的汉口，几天后被介绍到一家鞋店当学徒。他喜出望外，觉得这下可以挣些钱，减轻妈妈的负担了。但事与愿违，来到鞋店后，姓韩的老板看到他身染疥疮，决意把他退回。老板娘尖酸地说：“买头猪娃也要看个长相。疥疮过人（传染），不要，不要！”初涉人世的王诚汉忍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和侮辱，回到表叔家不吃不喝，整整哭了一夜。以后，他又满怀着为妈妈减轻负担的强烈愿望，来到汉阳县一家瓦窑上跟一位姓张的师傅做泥工，干了不几天，又因年幼力薄无力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被辞退。谋工无着，他心中怨愤难平，一气之下回到了王家大湾。后经一亲戚介绍，他到黄陂县河口镇（今属大悟县）北街“同泰永杂货店”当了学徒。在这里王诚汉渡过了一年多的艰辛岁月。每天起早摸黑，除了干十多个小时的活外，还要给老板扫地、端屎尿。尽管店老板很苛刻，但迫于生

活，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干下去。这年的春节，他回家过年，老板给了他一包水烟、一块银元作为报酬。为使苦命的妈妈高兴，王诚汉匆匆赶回王家大湾。当他把水烟和银元放到妈妈手里时，妈妈一把把他搂在怀里，心疼地哭了起来：“宝安啊！我苦命的儿子，妈妈对不住你！”。

在家境开始滑向贫困深渊的 1927 年 11 月，黄安、麻城两县农民武装，在中共黄麻特委的领导下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，一举攻克黄安县城，活捉县长贺守忠，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。不久国民党军重兵向黄安反扑，这支工农武装经过激战突出重围，在鄂豫边插上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红旗，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，以后发展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。1930 年春，许继慎、曹大骏、徐向前领导的红军第一军的一个营解放河口镇，发动群众清算地主豪绅，重建了工会、农会组织。这时正在河口镇做工的王诚汉虽然还不满十三岁，但是他对当时社会的贫富悬殊和富人的压迫已经有了很深的感受，妈妈常说的“阳沟里的蔑片也有个翻身的时候”这句话，时常在他脑海里翻腾。红军来了之后，那些平日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四处逃窜，而受穷受苦的工农百姓却欢天喜地，这使王诚汉强烈地感到：世道变了，穷人翻身了！他羡慕红军，积极追随红军，报名参加了工会，踊跃参加站岗放哨、张贴标语、斗争土豪劣绅等革命活动。这年的 7 月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2 月，他自愿报名参加了

河口镇工人武装纠察队(不久改为红军独立营)。纠察队领导看他虽然个头矮小,但非常机智灵活,就让他当了勤务员。

王诚汉参加工人武装纠察队不久,母亲来到河口镇看他。这时王诚汉非常想见母亲,但又怕被母亲领回去当不成红军,就躲藏起来未和母亲见面。已经失去丈夫的张氏,对当了红军的长子终日牵肠挂肚。以后听说红军转移到大别山里,她更是放心不下。时常站在村口,愣愣地望着远山,为远去的儿子默默祈祷。一次,她请一位算命先生给儿子算了一卦。算命先生对她说:“你儿子已经死了。”张氏悲痛欲绝,请道士为儿子做了道场,自此便百病缠身,于1936年在贫困饥饿中病逝。气绝之前,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“宝安”的名子。王诚汉随部队南北转战,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,才在河南息县听到母亲早已不在人世的消息。他为终日思念的苦命的母亲洒下了无尽的泪水,并为自己参军后未能见上母亲一面而留下无尽的悔恨和终生的遗憾。

二

在严酷斗争锻炼下,王诚汉很快成长为一名勇敢顽强的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。

1931年,在独立营营长邓志高带领下,王诚汉多次参加打反动民团的战斗。在一次袭击民团的战斗中,他死死抱住一个民团团丁不放,尽管他年少力薄,但终于制服敌人,

将其俘获。

1932年7月,正当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“围剿”的时候,王诚汉患了伤寒病,住进红军大别山后方第二分院。当时的红军医院只是在深山野林之中搭起的一片草棚。为躲避敌人搜剿,每天天刚蒙蒙亮,就把伤员抬到山上分散隐蔽起来,待天黑后再一个一个地抬下山去。如果原有草棚被敌人烧掉,就只好再选择地方,临时砍些树枝、葛藤、茅草,重新搭起草棚过夜。由于盐、粮和医药奇缺,加上频繁转移的颠簸,一些伤病员因病饿和得不到治疗而早逝。王诚汉侥幸得以生存,病情转轻后在医院代理司务长。他经常和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,在游击队的掩护下,冒险下山到白区为伤病员筹措粮食和盐巴。病愈后他被分配到红军罗山独立团任班长。同年12月,该团编入红二十五军,王诚汉被分配到二二四团三营当通信班长。

1932年10月,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鄂东北地区转移以后,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转入了非常困难的时期。王诚汉所在的红军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暂时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。1933年3月,王诚汉随部队参加了郭家河、潘家河、杨泗寨等战斗。他作战勇敢,当年9月被提升为三营八连副排长,12月任排长。此时,敌人正在对红军进行第五次“围剿”,疯狂叫嚣要“砍尽大别山的树,挖尽共产党的根”。二二四团经常活动的天台山、老君山、高山岗、仰天窝、茅草尖、卡房一带已经成了无人区。红军给养严重缺乏,常以树皮、

草根、葛藤根充饥，在艰难困苦中辗转战斗，抗击敌人。王诚汉经受住了这种艰苦环境的考验，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，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。12月，经连指导员文明第介绍，王诚汉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。

1934年8月，王诚汉任第二二四团二营四连副连长。11月，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。25日，二二四团作为红二十五军的前梯队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，突然受到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猛烈攻击。这天恰逢寒潮袭来，雨雪交加，部队衣着单薄，饥寒交迫，冻僵的手连枪栓都拉不开。在敌人的攻击下，一度出现混乱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亲自指挥该团就地抵抗，他挥舞大刀带领部队与敌人展开肉搏，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。在吴焕先的鼓舞下，王诚汉协助连长，指挥全连同志勇敢地参加了这场极为险恶的战斗，有几十名同志壮烈牺牲，但终于守住了阵地。

1934年12月11日，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，第二二四团分别编入第二二三团和第二二五团，王诚汉任第二二五团第二营四连副连长，翌年6月任连长。部队入陕前后，王诚汉率全连相继参加了三要司战斗、庾家河战斗、蓝田葛牌镇以南九间房战斗，远程奔袭攻占河南淅川荆紫关战斗、山阳袁家沟口战斗，攻占甘肃两当、秦安、隆德县城战斗，马连铺、四坡村战斗及攻打合水板桥镇等战斗。

1935年9月15日，红二十五军经过10个月的艰苦转

战，行程近三千公里，胜利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，成为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队伍。9月18日，红二十五军编入红十五军团，王诚汉仍任第二二五团第四连连长。10月1日，他率全连参加甘泉劳山伏击战，打得很出色，受到军团领导的表扬。在这次战斗中，王诚汉击毙敌营长一名，被授予一支驳壳枪和一双布鞋的奖励。当月15日，他率全连参加了榆林桥攻击战。在攻打敌人占据的窑洞时，王诚汉指挥全连搭人梯爬上窑顶，从烟囱口往下丢手榴弹，给敌人以重大杀伤。11月21日至26日，他率全连参加了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。当时的陕北高原已是雪花飘飘的寒冷季节，全连干部战士大多没有棉衣，但在王诚汉的率领下迎着寒风士气高昂地投入了战斗。21日，他们两次趟过冰冷刺骨的葫芦河，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占了直罗镇南面山上的敌人阵地，在战斗中王诚汉手部负伤。23日，他不顾手部伤痛，又带领全连涉河参加了追歼逃敌的战斗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一颗子弹从王诚汉左腿主动脉旁边穿过，血流如注，伤势很重，幸被一名战士从阵地上抢救下来。战斗结束后，他被送进陕北医院疗伤。伤愈后，他于1936年2月入红军大学第三期上干队学习了五个月。学习结束，他奉令调到陕北红三十军任第二六二团团长的，当时他还不满十九岁。

三

1937年8月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。王诚汉任

第一二九师留守炮兵营副营长，12月改任陕甘宁边区警卫三团第三营营长。

1938年8月，王诚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。学习结束后，他急切地希望早日到抗日前线杀敌立功。但当时学校要抽一批优秀毕业生充实教职员队伍，他被留校工作。在抗大工作的4年间，王诚汉历任四大队五队队长兼军事教员，总校四团三营政治教导员，六分校民运科长，三营营长，三大队大队长。抗大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，在这里王诚汉的文化知识、政治理论水平和军事理论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。尤其是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，学习社会发展史，又在延安倾听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演讲，使王诚汉的眼界大开，朴素的阶级感情得到进一步升华，革命信念更加坚定。

在抗大工作期间，王诚汉英勇地参加了反扫荡斗争。1942年7月，抗大总校驻地浆水镇、将军墓周围不远处驻扎许多日、伪军，距我军最近的仅有八里。为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蚕食斗争，消除敌人对总校的威胁，当时任三营营长的王诚汉和基本科副科长吴恒夫奉命率第三、八、九连和校部警卫连、通信排约四百人出动袭击敌人据点。他们在地方武装和当地民兵的配合下，在十五天内作战四次，连战连捷，毙俘日、伪军四十余人，截获伪军抢掠群众的牲口一百五十九头，解救被敌人掳掠的民夫七百余人，并缴获了不少军用物资。随后，王诚汉又带领一支小分队，夜袭了正在将

军墓以东8华里的一个村庄修筑碉堡、设置据点的日军，把它撵出了三十多里以外。

1943年7月，经王诚汉再三请求，组织满足了他到抗日前线的愿望，任命他为太行军区七分区一团团长。刚到1团，他就指挥该团对驻扎在林县南面提登山的伪军展开进攻战斗。由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，我军火力较弱，未能攻占敌人阵地。两天后，王诚汉亲率侦察排近敌侦察，发现敌人有向林县转移的迹象。遂指挥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，并令一个连断敌退路，经前阻后截，歼俘伪军二百余人。以后，他又率团相继进行了薄壁、会门战斗。1944年初，王诚汉入太行区委党校参加了八个月的整风学习。

1944年4月，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，以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为主力，在第一军一部配合下，向正面战场的河南国民党军队进攻。在短短一个月里，豫西三十八个县区沦陷，四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。为粉碎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狂妄计划，缩小沦陷区，扩大解放区，根据毛主席、党中央的部署，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组成皮定均、徐子荣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。

当年8月，正在太行区委党校学习的王诚汉，奉命赶到太行军区李达司令员的办公室，当面领受了组建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第三十五团的任务。他按照上级指示迅速展开组团工作。三十五团由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抽出的三个连、河南林县独立大队改编的二个连及一二九

师特务连的一个排共六百余人组成，王诚汉任团长、马易之任政治委员。9月5日王诚汉率刚组建的三十五团，参加了在林县郭家园召开的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誓师大会。他代表全团在大会上讲话，表达了“一定要从日寇手里把豫西夺回来”的坚强决心。6日，他率全团绕道山西阳城，经十多天的急行军，跃进到黄河边的济源县蓼坞渡口，随即指挥部队趁月色朦胧之际，乘三只并连船舷两侧系满了大葫芦的木船，偷渡到黄河对岸，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，击退了敌河防部队。紧接着他率部向西挺进，摆脱了驻孟津日军和洛阳、新安伪军的堵击。转战中在伊川地区击退日军一部的追击，给敌以重创，掩护支队向箕山地区挺进，于9月25日到达预定位置——登封、箕山地区。

当时的豫西已在日、伪的严密控制之下，各县县城都驻有日军一个中队至一个大队的兵力，并有大量伪军充当鹰犬。同时，握有武装的地方实力派林立，“土围子”星罗棋布，有的打着抗日招牌，有的扯起反共旗帜，有的标榜国、共、日都反，情况错综复杂。由于日、伪反共宣传和白色恐怖，群众对八路军心存疑虑，不敢接近。王诚汉带着部队路过一个寨子时，刚刚走到寨墙下，寨门就关上了。无论怎么喊话都不开门，气得战士们直跺脚，纷纷要求拿下这个寨子。王诚汉知道，凭我们这支队伍，要拿下这个寨子并不困难。但是，这样干不利于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。于是，他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吃干粮，叫几个人把银元吊上寨楼，买群众